

「離譜作樂」推廣音樂創意



「離譜作樂」活動海報

【大公報訊】現代音樂創作及推廣者曾葉發自二〇〇九年起透過嶄新的「創意樂動」(Creative Musicking)理念推廣音樂創意及表現力至社會每一階層，重新強調創意的重要性，讓演出者在共同的風格基礎上進行即興互動，從而產生動聽及有趣的音樂，普及音樂即興藝術。

「離譜作樂」——「創意樂動」即興專場將於七月五日在香港大會堂劇院舉行，特邀三隊專業室樂合奏樂隊，包括香港中樂團室內樂小組、管樂雅集及羅曼四重奏同台演出，介紹獨特的音樂創作及演奏概念，以簡易的指示代替傳統樂譜，從而引發演奏者無限創意潛能。

此外，曾葉發亦會借演出展示其「創意樂動」音樂教育理念，並邀請觀眾一同參與體驗「人人可玩音樂」的理想與樂趣。

「離譜作樂」由英翹創意主辦、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門票正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節目查詢可致電二七二二一六五〇，或瀏覽網址：www.rhapsoarts.com/2015\_musicking\_c.html。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鴻嘉寶粵劇團晚上七時三十分於高山劇場劇院演出粵劇《金盆洗祿兒》。
- 俄羅斯國家樂團晚上八時於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音樂會。
- 「I AM NOT ALONE」Zlism Exhibition 於中環鴨巴甸街PMQ元創方展至本月二十九日。
- 「家園」四位英國當代藝術家聯展於中環Simon Lee畫廊展至本月二十七日。
- 迪士尼「大開腦界」展覽會於時代廣場展至七月十日。

司徒三代展藝術黃金時代

【大公報訊】記者黃實儀廣州報道：他們年少離家，卻不約而同追求藝術，他們與歷史、國運休戚與共，卻始終堅持中西合璧、融會創新，最終先後在海內外成就一番事業，並在中國近現代藝術史上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他們都來自廣東開平司徒家族。

三部分展家族繪畫雕塑

如今，他們又聚在一起，「黃金時代：司徒喬與他的家族」展覽正於廣東美術館舉行，展至七月九日，呈現司徒家族三代藝術家的油畫、國畫、雕塑等作品，他們用為藝術而藝術的純粹和家族的團結共勉，展示了一個百年望族的藝術歷程，為當今優秀文化傳承提供一個可借鑒的樣本。

廣東開平直面南海，遙望港澳，毗鄰東南亞，是著名的僑鄉，處於西方文化東漸、東方文化西進的交匯地區，東、西文明交融，造就了獨特的開平僑鄉文化。司徒氏是廣東開平的望族，湧現出了許多名人，其中有致公黨創始人司徒美堂，第一位戰地記者沙飛(司徒傳)等，他們組成了一段段重要的家園記憶，同時又在中國近現代藝術領域貢獻顯著。

司徒家族人才輩出，但在當下的國內藝術市場，除了在少數的國家級博物館、藝術館展出外，司徒氏的作品鮮有露面。本次展覽展出被譽為「人民的藝術家」的司徒喬、中國第二代雕塑家司徒傑、嶺南畫派「春睡三老」之一的司徒奇，以及成名於海外的嶺南畫派第三代藝術家司徒乃鍾的作品，分為「漂泊中有『我』——再讀司徒喬」、「歸來時——司徒傑的南洋與故鄉」、「桑梓頌——司徒奇和司徒乃鍾」三部分。

其中，重點展出司徒喬早期在海內外創作的作品，包括部分未曾展出的作品及文獻，以其夫人馮伊瀟所著的傳記文字為線索，力圖將一段在漂泊中相依相伴的經歷以及司徒喬對藝術自由的熱愛呈現給觀眾。

家族傳承啓示藝術發展

展覽開幕當天，現場人潮湧動，讓司徒乃鍾喜出望外。其實，這個展覽最初就是來自司徒乃鍾的構想。父輩在國家最貧窮最艱辛的時候走上藝術道路，餓着肚子買材料，創作對於司徒乃鍾的父親和叔叔來說並不是一句玩笑話。

司徒乃鍾告訴記者，雕塑家司徒傑當年

造一個銅像，都需要國家批准，只因當時銅是定量供應。就是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三位長輩堅持創作，並在那個特殊年代留下印記。如今回望過去，這些藝術家的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都鼓勵着他以及年輕的藝術家們。

對於司徒乃鍾而言，這個展覽不僅是展示司徒家族的藝術成就，更重要的是展示司徒家族的團結。先人的作品，除了捐贈給博物館、藝術館，其餘的全部珍藏於家中。司徒家的後人從來不用商業角度衡量藝術水準的高低，為藝術而藝術，為民族而藝術才是他們的追求。

司徒家族之所以令人矚目，不僅僅因為先輩的傑出成就，還在於後人在藝術領域的傳承。廣東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羅一平在開幕式致辭時表示，這次展覽通過一個家族三代人的案例，以個案的微觀視角看待廣東籍藝術脈絡的承接與呈現。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司徒喬及其家族「黃金時代」的回顧，重新思考優秀歷史文化如何傳承的重要命題，為中國藝術向前發展帶來啟示。



▲羅一平(左)向司徒乃鍾頒發捐贈作品證書  
大公報記者黃實儀攝



▲司徒喬油畫《放下你的鞭子》(1940年)  
大公報記者黃實儀攝



▲司徒乃鍾國畫《春睡畫院》(2008年)  
大公報記者黃實儀攝



▲司徒喬的二女兒司徒雙對於展覽舉辦感到非常興奮，看到父親沒有被遺忘更感到心懷感激  
大公報記者黃實儀攝

▼司徒傑銅雕塑《中國鐵路工人在加拿大》(1982—1987年)  
大公報記者黃實儀攝



▲司徒奇中國畫《鴿》(1970年)  
大公報記者黃實儀攝

藝術賞析

Culture and Arts



▲舞者的身體不斷輕輕抽搐，大浴巾彷彿是他們的保護罩



▲披着大浴巾的舞者，四散在台上

舞蹈劇場殿堂人物翩娜·包殊(Pina Bausch)二〇〇九年猝然而逝，全球舞壇痛失英才。紀念或向她致敬的創作相繼出爐，其中不乏名家作品。培育了不少編舞人才的比利時當代舞團創辦人之一、國際著名編舞家亞蘭·布拉德勒(Alain Platel)的《斷章取「藝」——獻給翩娜》(翩娜即Pina，港譯作翩娜)，便是其一。這部二〇一〇年首演的作品備受好評，可惜一直緣慳香港舞台。幸好在今屆澳門藝術節的演出名單上看到它的名字，終有機會一睹此作。

布拉德勒是自學成家的編舞家，早年接受治療教育的培訓，在醫院工作的經驗亦滋養了他的創作。筆者對他的風格不算熟悉，二〇〇〇年香港藝術節，他的《巴赫浮世繪》，是《斷章取「藝」》之前，筆者唯一看過現場演出的布拉德勒作品。《巴赫浮世繪》布景龐大，還有現場音樂演奏，製作規模不小。舞者並非標準舞蹈身形，扭曲及偏向暴力的肢體動作也非慣見的優雅舞蹈動作。編舞風格、內容與語彙與別不同，但內蘊亦隱然與翩娜的風格相近。因此，他創作向翩娜致敬的作品，也許並不奇怪。

舞者與觀眾打破隔閡

《斷章取「藝」》的規模不大。雖說是向翩娜致敬的作品，但布拉德勒並不是純粹感傷大師殞落，而是由翩娜創作的素材和核心主題出發，創作出一齣不囿於致敬框框的獨立作品。

舞者與常人無異是翩娜的作品經常出現的主題，《斷章取「藝」》將之推得更盡。舞者不是三頭六臂，演出未開始，舞者未上台，他們只是我們其中的一分子。坐在澳門文化中心小劇院內，觀眾先面對着光禿禿、空無一人的舞台，台上只有一疊毛巾和兩支在翩娜無數作品中都見到的咪高峰。忽然間，觀眾席上不同角落都有人站起來，他們或揹着背包、肩掛着手袋，身穿尋常日子街邊、車上都可見的衣服，然後走上台，拿起一條大浴巾後，再一字排開，脫衣至只剩內衣褲。序幕結束，演出才正式開始。演出完結時，舞者一個一個將衣服穿上，沿着上台的原路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布拉德勒首尾呼應地展示了舞者「人」的身份，打破你演出我觀看的隔閡。

另一場推倒台上台下那堵無形的牆、模糊觀眾舞者界線的，是一位男舞者由台上跳到台下，二話不說地便爬到觀眾席中跳舞，他躡身在觀眾之間舞動。筆者這次坐得較遠，但仍可以想像和感受到被他人在身邊爬過的那種震撼——簡直就是二十世紀末英國興起的「直面劇場」(In-Yer-face Theatre)的



▶演出中難得的兩人舞段落



▶頸纏着咪高峰的舞者，以身體展示對愛的渴求  
Chris Van der Burght攝

▶舞者技巧很高，動作都十分細緻  
Chris Van der Burght攝

▶扭曲、怪異的動作貫串整個演出  
Chris Van der Burght攝

圖解！舞者既然可以走到台下，觀眾自然也可以走到台上。尾聲時，場內盪漾着抒情的歌聲，走到台前的男舞者面向觀眾，叫大家舉起右手，然後深情地說了句：「有誰想跟我跳舞？」那種孤寂感直穿我心。然而，當時並未明白這是真心的呼喚，在場的觀眾也都是只跟着他舉起手，沒有人走到台上。這呼喚本來也是模糊觀、演界線的另一段落。據悉第二天上演的一場便有女觀眾上了台，在網上看到的東京演出版本，則有個男孩躺在地上、身體像在抽搐的舞者之中唱歌。

呈現現代社會生存狀態

抽搐、痙攣、不受控制般的動作，看似瘋狂的舞動，貫穿整個作品。回到動作本身，布拉德勒動作設計的根源，極可能來自他在醫院與殘障兒童工作時的經驗。舞者的動作常常顯得不由自主，但眼神明亮、表情堅定，非理性控制般的動作組合正好對比了舞者澄明的精神狀態。只穿內衣褲的舞者，身體每一個部分的移動，觀眾都能清楚捕捉，一些微小的動作，如舞動背部肩膊的肌肉、不規則的扭曲等等，其實需要相當高的技巧才能做得到。

演出過程中，觀眾經常可聽到一些類似動物嘶叫的聲音，與這些動作相襯，讓人想起困在籠中的動物，又或無法逃出不知名枷鎖的人，其中一場有舞者突然打開台後的門，走出去後又回轉，倚在門邊，看着他在舞台上困獸般舞動，但終究他們也得重投其中。此景此情讓人聯想到人在現代社會的生存狀態。

現代社會中人慣常的生存狀態與尋覓的東西，也是布拉德勒在《斷章取「藝」》中呈現的主題。我們看到脫掉衣服後的舞者披上大浴巾，零散地站在台上，然後慢慢兩個兩個走在一起，輕柔地將頭互相擦，相濡以沫地在台上共舞，也看到在流行歌曲中狂亂起舞、在群眾的掩護下才能釋放自己的舞者，也只有站在咪高峰前，隨着歌曲高唱時才能表達自己渴望和感受。到最後，就出現了那句：「有誰想跟我跳舞？」的心聲。奈何在場的觀眾未明其心意，最終他只能默默地回歸大隊，穿上衣服離場。台上剩下的還只是那一疊大毛巾和兩支咪高峰。

《斷章取「藝」——獻給翩娜》除了滲透了翩娜的手法和題旨以外，又展現了布拉德勒對表演及人與社會等種種問題的看法。觀賞過後，舞台上的景象依然縈迴心間未敢。